

由情慾沙文主義到情慾正義

1995.4.1-2 409 人間

《豪》

爽女人：女
性主義與性
解放

「進步人士在許多方面對於表現文化沙文主義，可是對性方面的差異卻一貫展現沙文態度。」
——美國女性主義學者 瑰兒·魯賓 (Gayle Rubin)

版以來，在台灣就先後至少激發了包括林芳敏、胡錦媛、邱貴芬、朱元鴻、傅大為、和郭力昕等文化思考者，由各個不同的關懷角度探討豪爽女人的效應，質疑情慾解放運動策略的恰當性。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將只處理其中某些論證背後隱涵的情慾沙文主義立場，以揭示女性主義性解放所關心的情慾正義問題，其他的挑戰我會另外在合適的脈絡中回應。既然郭力昕的《誰能「玩」性？——壓抑與解放中的雜音》(《中時人間》一九九五·二·十三~十四) 最完整的呈現了個中邏輯，我將以郭文為討論骨架，一併回應類似觀點的其他評論者。

作為運動策略，《豪爽女人》確實圖藉著宣傳推廣豪爽的情慾模式，既鼓勵也誘惑地呼召新的女性主體，以愉悅自在的驕悍取代悲情怨憤的控訴。我相信剛剛起步的情慾解放運動就是這種主體的形成與現身過程，也就是具體改造「性」政治中權力關係的過程。

已經認識各種沙文主義，如階級壓迫、性別壓迫、族群壓迫、異性戀壓迫的進步學者，對於工人、女人、原住民、同性戀等邊緣弱勢主體自我肯定的歡欣論述及主體呼召是絕對支持的，但是由於尚未認識到性壓迫的政治中也有弱勢邊緣的主體存在，進步學者因此對豪爽女人的自我表揚充滿疑慮。

這種疑慮首先要表現為進步學者對豪爽女人之物質基礎(延伸為其階級屬性)的高度興趣。順著眼下的階級論述和性理論和文化思考，有人推想豪爽女人必然要具備過人的青春美貌，或者擁有大量現代科技的通訊運輸工具，才可能在情慾戰場中得心應手的開發對象與資源。

這些有關豪爽女人的臆測或多或少反映了知識分子對豪爽情慾世界的過度狂想，其實在任何階層或群體中都有熱愛豪爽情慾模式的女人，此處不必贅言。郭文則認為《豪爽女人》書中所呼召的能夠自在享受並開發情慾的女性主體，即使能在現實社會中存在，也必然佔據某些優勢的文化經濟位置，才可能在豪爽失意、挫折倦怠時退守原有的專業或藝文消遣，可見只有她們才能「玩」性；若是一無退路、二無後盾的基層婦女被「誤導」踏入豪爽之路，必然會以悲劇收場。郭文因此暗示《豪爽女人》不應避而不談豪爽的「後果」與「代價」。

不少進步知識分子以這種擔憂／警語來表示對基層婦女情慾探索的關切，在此讓我提供兩個相關的論點來揭露這種擔憂／警語的預設與侷限。

（上）

與應回
戰挑

春何◎

義正情慾

到義主文沙慾情由

在預設方面，進步學者認為基層婦女不應被鼓勵涉足情慾開發，因為她們沒有實力來排除情慾遊戲可能帶來的痛苦與後果。可是，人生的任何活動(讀書、愛情、旅遊、婚姻、生養小孩、公益事業等等)都有可能像郭文描述豪爽女人的情慾開拓一般，在一段時間之後，「逐漸發現也沒有當初想像的那麼快樂，甚至累積了更多的沮喪、空虛、孤寂之感」；而人生的任何生活方式選擇(拒絕父母安排的婚姻、執意深造而不就業賺錢養家、婚後不放棄自己的工作理想等等)也都可能像郭文質疑豪爽情慾「如何結束」一樣，招致周圍親人、朋友、和世俗觀念的指責，背負調適與自處的痛苦。那麼，到底什麼人生道路才是基層婦女「能夠」承擔的？進步學者熱中於凸顯情慾活動的可能苦果，而不同樣質疑其他被大家視為神聖的人生活動，也不肯追究父權體制透過性壓迫來執行的性壓迫，更不屑思考情慾解放可能帶來的愉悅自在與女性自信，這顯然是吸收了父權的反(女)性論調，漠視性壓迫或性壓迫在女人身上特別惡毒的權力運作。

正是這種反性論調使得進步學者不但視性為危險的化身，更進一步把情慾生活當成奢侈的享受，是某一優勢階級的特權，而非人人皆應享有的基本情慾人權；在這種偏見之下，情慾人權被推至邊緣，以便讓位於所謂「更急迫」或「更根本」的政經人權。這種運動策略上的眼界侷限在於：現階段對政經人權的絕對專注關切，未嘗稍減情慾人權不張的事實，以及這個事實對情慾弱勢(女人、老人、青少年)及情慾異議(同性戀、豪爽女人、其他激進的性少數)群體在身體、情慾、主權、魄力各方面面臨的壓迫與限制。而進步學者視情慾開拓為中產優勢階級的消遣活動，就好像許多人把離婚或不婚懷孕等人生選擇視為中產女人的特權，把同性戀當成中產文藝人士的獨特品味一般，事實上是用這種階級論調掩蓋自身對「某些」情慾選擇和人生模式的潛藏歧視。

這種情慾沙文主義往往形成性壓抑的社會中最常見的壓迫方式。若是真想像有效的突破基層婦女的情慾困境，知識份子應該聯合並擴散豪爽女人情慾解放運動對父權體制和性壓迫所發動的全面抗爭，積極創造更多元的社會文化環境，讓基層婦女中的豪爽女人不再受打壓，而能在自我肯定中壯大成長，也讓各階層的豪爽女人自在的流通她們的情慾經驗與資訊，形成女性的情慾文化，為所有女人所共享，繼續豐富女人的情慾選擇。

畢竟，進步運動的目標是弱勢者的得力壯大(empowering)，而非僅止於悲情控訴或退縮自保而已。況且，知識份子以保護者的姿態擔憂弱勢者多了一種生活方式選擇之後會冒進因而受害，就好像新聞局擔心頻道開放後民眾會被某些電台的廣播「誤導」一般，多半還是在施展自己的權力技術吧！

（下）

如果說郭文對豪爽女人的質疑是基於某種「階級正義」，那麼我必須接著指出郭文在「情慾正義」上的盲點。

郭文質疑《豪爽女人》太過看重「性」經驗而沒有多談及其他各種文學藝術音樂的感官活(如各種文學藝術音樂的感官活)動，看來不夠「多元」情慾。我完全同意豪爽女人的多元情慾經驗也包括了被佛洛伊德稱為「多元」，「就好像某些人士慾望回等而問題來抽象的談」視同仁式步學者若仍然執意跳開權力不平等資源和權力上的不平分配，進慾選擇的「苦果」。面對這些在承襲豪爽女人在社會文化中有吃下了壓迫和打擊。第二、即便正義並不侷限在這三條軸線上，性別、族群的權力情形，可是，而且，在居住權、教育權、工作配與共享，伸張情慾正義？在情慾世界中，我們一定要階級、權、參政權上如何遭受各種制度何被鄙夷、被放逐、被耳語抹黑慾異議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如還是推動資源和權力的平等分要你不擴張，我就不退讓」？

戰挑與應回

到義主文沙慾情由

義正情慾

春何◎

的恰恰是豪爽女人及同性戀之類活動、性資源、性文化、被壓迫的性慾，《豪爽女人》集中討論的性一、發散者無意識中對豪爽女人這種帶著酸味的說法顯示：第一，又夾又占情慾優勢呢？第二，又夾又占情慾優勢呢？

有人或許質疑：豪爽女人哪能維繫現有的權力不平等罷了。不過是在「多元」的旗幟之下，性變形成「強迫」或「迫害」一般性變的自我肯定和宣揚鼓勵會對的「多元」，就好像某些人士慾望回等而問題來抽象的談」視同仁式步學者若仍然執意跳開權力不平等資源和權力上的不平分配，進慾選擇的「苦果」。面對這些在承襲豪爽女人在社會文化中有吃下了壓迫和打擊。第二、即便正義並不侷限在這三條軸線上，性別、族群的權力情形，可是，而且，在居住權、教育權、工作配與共享，伸張情慾正義？在情慾世界中，我們一定要階級、權、參政權上如何遭受各種制度何被鄙夷、被放逐、被耳語抹黑慾異議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如還是推動資源和權力的平等分要你不擴張，我就不退讓」？